

# 一口甜咸，迁江人的年味密码

欧晓岚



盏盏朱红挂树梢，条条彩灯悬檐角。新春的来宾城市宛若披上一袭喜庆的红衣。市集里，春联琳琅，年货飘香。手艺人慢熬糖浆、炒生花生花，糖画活灵活现。甜香漫过鼻尖，唤醒了记忆深处最暖的年味。

儿时，总盼着回迁江老家过年。除夕当天，姑姑、叔叔一家提着大包小包陆续进门，开饭前，一家人总能悉数聚齐。年夜饭，我们围坐在火盆旁，听大人们叙旧拉家常。电视机里，春晚歌舞欢腾，一到相声小品，大人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满屋都是欢声笑语。

我总爱用火钳，夹着柚皮在火上烤。热气一烘，满屋都是清清爽爽的柚香。这时，大人就会佯装生气，轻声呵斥：“别玩火，玩火会尿床。”

春晚开场没多久，爷爷奶奶就坐不住了，转身进了厨房。不一会儿，浓郁的甜香飘了出来，我和哥哥立刻循香跑进厨房，看他们做年味小吃。

昏黄的灯光，把爷爷奶奶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我走近灶台一看，锅里的糖浆熬成透亮的琥珀色，正咕嘟咕嘟冒着小泡。爷爷轻轻一搅，糖浆牵出细细的糖丝。奶奶在一旁念叨，糖要慢火细熬，够香够糯，做出来的糖饼才酥脆。

爷爷看准火候，将炒好的米花尽数倒入锅中，热气瞬间升腾。他的手不敢停歇，快速翻炒着，直到每一粒米花都裹上均匀的糖色，再趁热铲进簸箕，一点点压紧、压平。香甜的米花糖饼，就这样稳稳成型。

看着金黄诱人的糖饼，我和哥哥馋得直流口水。我忍不住伸手去触碰，奶奶连忙轻声喊住：“烫！”我吓得赶紧缩回小手。等糖饼稍稍放凉，爷爷才拿起刀，小心翼翼切成小块。

米是自家种的好米，炒得喷香酥脆；糖是地道的土红糖，甜得像蜜。

我们最爱的吃法，却不是直接啃。一人端来一碗开水，把糖饼丢进去，“滋滋”几声后，糖饼迅速化开。这声响混着甜香，便是一年里我们最期待的年味。

我拿着勺子轻轻搅动，瓷勺和瓷碗碰撞，声音清脆悦耳。待米花和开水融合，我便一勺一勺送进嘴里。每一口都裹着软糯的米花，甜香瞬间浸满口腔，温热的糖水像一股暖流，缓缓淌进胃里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依然是味蕾和心上，最温柔的享受。

除了米花糖饼，过年时，我期待的另一道美食，是老家的肉馅汤圆——水盐馍。

老家屋子不大，偏房里静静摆着一盘老石磨。小年一过，石磨吱吱呀呀转个不停。天刚蒙蒙亮，邻里乡亲就排着队来磨米，准备过年用的主食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们家早就磨好了过年用的糯米。

大年初一，孩子们刚醒，大人们已经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。妈妈和姑姑拿出糯米粉，加水揉搓，揪成大小适中的小团，用手背轻轻一按，包入鲜香肉馅，仔细收边、捏实，再放回手心搓圆。一个个白白胖胖、圆润可爱的水盐馍就完成了。

锅里烧着沸腾的水，一个个水盐馍从锅边缓缓滑入水中。全部下锅后，大人小孩都围在灶台旁，眼巴巴盯着锅里。等到圆滚滚的“白胖子”一个个浮出水面，这道充满年味的佳肴就可以出锅。灶台上，碗早就一个个排好队，等着被热气腾腾填满。

碗到手上时，水盐馍还冒着缕缕热气。我用筷子夹开一道小口，饱满的肉馅瞬间涌了出来，油星裹着肉香浮到汤面，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我轻轻吹凉，便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，大快朵颐。水盐馍和鸡蛋一般大小，小孩吃上两三个，小肚子就圆滚滚的，大人能美美吃下四五个。

吃水盐馍，大家从不在桌前围坐，大人小孩都端着碗，或站或坐在院子各处，一边吃着热乎的馍，一边闲聊家常，笑声飘到风里，格外热闹。

那时候的年，是真的热闹。一家人挤在不大的老屋里，房间不多，床铺也少，可不管怎么挤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暖洋洋的。大年初一早上，我们最盼的就是长辈发红包，老爸总是笑着说：“谁恭喜发财喊得最响，红包就先给谁。”

后来，我们都在城里安了家，老家的房子还在。每逢过年，一家人依旧回去团聚。只是桌上的吃食，渐渐变了模样，新奇美味的食物越来越多，曾经的米花糖饼、水盐馍，却很少再见到。

我还是常常想念老家的味道，米花糖饼是甜的，水盐馍是咸的。而我记忆里的年味，就是这样——有甜，有咸，有烟火，有团圆。

## 元宝山上赏雪行

林晞妮

元月21日寒冬凛冽，听说元宝山上下雪了，结冰了，朋友便相约一起进山赏雪。

当日下午，我们从融水县城出发，一路向北，汽车沿着公路绕山而行。眼中所见，远山如黛，近水清澈。心中所感，这哪里是山寒水冷的冬天，分明是绿意盎然的春天！

于我而言，每次下乡都是满心的期待和欢喜。因为小时候在山村长大，对古朴的乡村总带着天然亲近和熟悉。我喜欢山村空气的清甜，泥土的芬芳，还喜欢田野上疯长的野草，翠绿的禾苗；喜欢下田抓泥鳅，下地捉蚂蚱，还喜欢在山野上快乐地奔跑……

我们当晚入住元宝山下的一个小山村，旅馆正对着一条小河，户外风景甚美，于是放下行李稍事休息，大家便急不可耐地跑了出去。

迎着寒风，我们穿过河坝，在村路上走走停停，说说笑笑，东瞧西望，很快便觉得冷了，倒是被清冽的空气吹走了身上的一路风尘，脑子无比清醒，心情无比舒畅。

再往前走，发现另一个古朴的寨落，寨前是翠绿的菜园和稻田，远远看去就如一幅写意的水墨画，在暮色中格外耀眼。大家有心进村细看，可惜天色已晚，必须返程。于是相约今年夏天再来，尽兴畅游一次这美丽的乡间。

晚餐是当地朋友招待的，全是土货，菜好吃。不过，我重点要说的是酒。我们当晚喝的是暖过的果酒，貌似度数不高，有一点点甜，温温顺顺、暖暖和和的，两杯三杯下肚，便开始上头。场子热闹起来，大家互相敬

酒，说笑逗趣，一时间交杯换盏，嗨得不行。

回来的路上夜色清明，我是被带着往前走的。半醉半醒之间，忽然发现原来酒是可以这么喝的，可以喝得很尽兴！为什么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，喝酒之后作的诗那么豪情万丈、激情飞扬？当下的此刻，我想到的只有这句：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

第二天起来推开窗户，哇，外面结冰了，好冷耶，我们要上山赏雪了。

一路往山上走，越往上，远山的雪便愈发洁白，到处白茫茫一片。但在近处，我们看到的只是冰，一根根冰凌挂在树上，把每一棵树都装点成不同的冰花，呈现出别样的景致。

远山的雪景那么辽阔，天上的白云映衬着蓝天，而眼前的冰花又如此多姿多彩，别具一格。沉醉在这样的景色中，大家早把严寒抛到了云外，对着雪景开始各种拍：拍远山的白雪，拍天上的白云，更拍近处的冰花。我们还在一座小山上发现了一棵挂满冰凌的大树，树上的冰花这里一簇，那里一簇的好看极了，大家兴高采烈地在这棵树下摆拍了半天，过足了“冰瘾”。

元宝山上赏雪行，当真是一次极好的旅行体验。一群人可谓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

中午下山返程时，太阳灿烂无比，照得到处亮堂堂、明晃晃的，冰雪天地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。

都说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可我们眼中所见、心中所念，仍如明媚的春天，那么待到三月春花时节，我们便有更多的理由，期待春天花开满园。

## 高安往事：与“马”相伴斗志昂

张则宁

从兴宾区高安乡高安村往东走不足两里，过了石砌的军民桥，便到了原广州军区后勤部军马场。

自懂事起，军马场就是我们极常去的地方。一进入场部，拴在大树下的狼狗就凶猛地狂叫不止；眼前是一排排砖砌瓦盖的生活和办公用房，墙上刷着笔力端正的大字标语，房前屋后是一棵棵如军人般挺拔的高大树木。

1985年我上初中时，已撤销近十年的军马场改建为广西黔江示范牧场，但我们仍习惯称之为军马场。1984年，高安从南泗公社分出，成为新设的乡。分乡后，高安暂时没有初中，所以1985年秋，高安初中是借军马场的马栏作为校舍，我们被笑称为“马栏中学”的首届学生。

在“马栏中学”的那一个学期，教室、宿舍是用闲置的大间马栏以竹篾分隔而成：这边教室，那边宿舍，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场职工的住处。宿舍没有床架，简单至极：地面平行摆上两三根大小相近的杉木头，木板横摆上去，铺上席子，就是床铺。同学们睡的“床”是连在一起的，人躺在上面，离马栏的地面那么近，仿佛还能闻到多年前马匹留下的气味。

更有趣的是，夜里熟睡时，可能会有场职工养的小猪、小牛进到宿舍里转悠，让大家一阵热闹起来。当然，夜里的冷风

也极易灌入宿舍，我们唯有裹紧厚被子或蒙头睡觉以应对。

在“马栏中学”，食堂用水按班级轮流挑，轮到的班级，早中晚各挑一次，供煮饭、洗菜用。挑水得走到一里远的场部去，哪里有水龙头就在哪里取水。圆形大水塔有两层楼高，有架斜的铁梯子上下。我们到了水塔顶端，用长绳绑好水桶，倒着丢到水里，水装满了就双手用力提上来，再顺着梯子把水桶慢慢送到水塔下。这样的活，女生是极少敢做的，自然男生就得帮忙。现在想来，挑一次水风险极大，但大家都格外小心，未发生任何意外。这样一来，每天三餐后从食堂到场部的路上，常常能看到络绎不绝挑水或抬水的学生。

1986年春，高安初中新校舍在军马场的小河边建好，我们从马栏搬到新学校，但我们依然是在军马场的区域里，学校与军马场（也就是后来的广西黔江示范牧场）成为关系密切的两个单位。

记忆中，大概是1986年11月的某天晚上，军马场山上的草场发生火灾，场里立刻来请我校男师生前去支援救火。火情紧急，拖拉机很快开到学校，载着我们往山上赶，车子沿着弯曲山道一路颠簸。到了火灾点，只见一条蜿蜒

的火龙，靠近便能听到茂密茅草被烧得劈里啪啦作响。我们每人手里都攥着一根刚砍下、枝叶浓密的树枝，看到火就跑到风头处，奋力挥动树枝拍打。这边的火灭完，我们又跑到另一边，鞋子踩在被烧过的草地上，很快变得又黑又脏。面对熊熊烈火，我们没有后退，似乎一瞬间，大家都变成无所畏惧的灭火勇士。

砖瓦结构的新学校建在一片荒地上，南面的小河缓解了用水难题，蒸饭、洗衣用河水，夏秋时节男生干脆下河洗澡。但河水在秋冬常会减少，严重时断流，我们还是得到村上或场部挑水。为了让学校前面的河段在来年旱季能长久蓄水，学校决定趁小河干涸时修筑拦河坝。拦河坝约长十米、高三米、宽两米，老师和六个男生负责砌石头，其他学生找石头、拌灰浆。石坝砌好后，师生们又对坝前的一段河床进行清淤，力争使河床更深一些。那时，劳动的地方人头攒动、热火朝天，凭借集体的力量真的干成了一件大事，后来在干旱时节，洗衣等用水得到较好保障。

初中生活艰苦，我们最期盼加菜的那餐晚饭。加菜时，我们几个人特意剩下两三颗肥肉，为的是第二天早餐和黄豆一起蒸着伴饭吃。青菜几乎是奢侈品，最常用的是用很少油炒的萝卜丝。后来，学校决

定让各班都种菜。我们班的菜地在学校东面，近一亩地，先后种过空心菜、西红柿、辣椒等，肥料是在学校附近捡的牛粪，偶尔也会挑粪水浇菜。食堂也曾煮过我们自己种出的青菜。

……忆起初中那段不惧艰苦的往事，再想到自己中师毕业后一直在本乡任教，与这片土地朝夕相伴。场里的军人和职工，大多如父亲一般年龄，如庞连长、陈军医等，我都很熟悉。多年前，我有幸看到过场里的军人与军马的珍贵影像，后来又看了电视剧《最后的骑兵》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所以我总觉得：与军马相遇，与曾经的军人相遇，与马栏相遇，皆是与“马”相伴。我心中的这匹“马”，正是自强不息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民族精神！

与“马”相伴不断成长，我感恩那段短暂的非常岁月，它在潜移默化中，让我爱上了英雄花，涵养了英雄气，至今仍保持着一颗年轻向上的心，不断书写人生新篇章。

如今，这片面积十多万亩的昔日军马场，已蜕变为来宾市三江口新区。我相信，这匹奋蹄奔驰的“新区骏马”，将会更好地引领我们打造“甜美来宾”，加速“桂中崛起”的宏伟事业。

新的一年，与“马”相伴，跃马扬鞭，我们会更加斗志昂扬、步履铿锵！



赴春约 (AI制图)

## 红水河畔，蔗暖春归

莫远征

“立春，正月节。立，建始也，五行之气，往者过，来者续。于此，而春卷之气始至，故谓之立也。”节气的长卷徐徐铺展，寒冬的凛冽终被东风轻揽入怀，温润的春意，便这般悄无声息地启程。桂中来宾，岁首仍留残寒，天地间尚余几分清寂。往日原野萧索，草木蛰伏，万物都在深寒中敛了锋芒，唯有红水河畔的万顷蔗林，独守着一脉苍绿，在霜风里静立，于厚土中蓄力，等一场春的归期。

忆及深冬，朔风卷过红水河两岸，渐得山川清瘦、四野枯黄，天地一片苍茫沉寂。甘蔗林褪却了盛夏的葳蕤，却不曾弯下挺拔的腰肢，蔗秆坚韧，蔗叶凝着深沉的绿，在寒雪冷风中默默扎根，汲取地脉的温养，熬过漫漫寒夜。它们是大地最执着的守望者，守着寒冬的沉寂，藏着新生的希冀，这份于萧瑟中坚守的从容，恰如这片土地在沉淀中蓄力，在蛰伏中待兴的模样，不事张扬，却自有厚积薄发的力量。

待到立春一至，东风送暖，残寒渐散，万物终于挣脱冬的桎梏，缓缓苏醒。田埂草芽破泥，溪岸柳丝抽新，山间野花初绽，而来宾最动人的春景，尽在那片翻涌的蔗海。蔗叶被春风轻唤，褪去冬的暗沉，舒展成油亮的碧色，绿浪层层叠叠，漫过平原，覆上丘陵，在清风中摇曳生姿。晨光穿窗，洒下碎金点点，蔗叶沙沙轻响，似与春风私语，脚下泥土温润，蔗香清冽甘甜，深吸一口气，便觉满心都是新生的欢喜，周身的沉郁都被这盎然绿意涤荡

干净。

岁首农忙，收种相接，蔗田之中尽是生机与希望。蔗农执刀入林，砍刀起落，脆响声声，带着白霜的甘蔗应声倒地，切口渗出清甜汁水，香气漫溢田间。他们娴熟地捆扎，青蔗堆成小丘，黝黑的面庞上，汗珠晶莹，笑意安然，那是丰收的慰藉，更是对岁月的期许。与此同时，新的蔗种也随春入土，农人扶锄培土，埋下一茬期盼。农技人员穿行田垄，悉心指导，为来年的丰收护航。远处糖厂机声隆隆，满载蔗果的车辆往来如梭，青蔗化作白砂糖、醇香红糖，顺着产业链走向四方，甜了百姓生活，也兴了地方产业。这一抹蔗绿，早已成为来宾经济发展的生动底色，承载着万千人家的幸福安康。

从寒冬萧瑟、万物委靡，到春暖人间、蔗海涌翠，来宾大地在四季轮回中完成了一场温柔的蜕变。这片蔗林，熬过寒夜，迎来芳华，见证着时光的流转，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坚守与勃兴。它是自然的诗意，是民生的依托，更是城市崛起的缩影，藏着道不尽的岁月感慨，也载着沉甸甸的未来期盼。

春启新程，风暖蔗香。红水河畔，蔗浪翻涌，绿意浩荡，每一缕春风都饱含希望，每一株甘蔗都向阳生长。站在这生机盎然的蔗海之中，回望冬的坚守，感慨春的馈赠，更对这片土地的明天满怀信心。愿来宾乘蔗之坚韧，乘春之东风，笃行实干，奋勇向前，在时代的浪潮中乘风破浪，书写崛起的崭新篇章，让这方红土，永远蔗香绵长，春归无恙。

## 中南路·理发师·玉米糖

江欣忆

与三十年前相比，市区中南路又宽又直，两旁树木茂密了很多。不变的是路中小巷内，不起眼的地方，有个哑巴理发师与他的理发店。对了，还有他的玉米糖。他总是备上一把，熟或半熟的客，尝一两颗，他脸上的笑，就如外面道路旁的鸡蛋花一样绽放开来。

哑巴理发师年纪和我母亲差不多。母亲第一次带我去理发店剪发时，随着剪刀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响起，长发一寸寸掉落，我那时哭得挺伤心，因为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像个小男孩。这时，哑巴师傅笑着递给我一颗玉米糖。妈妈就可以接，我接过糖，他比划着手势，虽然看不懂，但是他的表情让我温暖不少，哭泣渐渐停止。

转眼，我的孩子也如我当年一般大了。刚放假，我见他头发长，要带他去理发，他说要找“发型总监”。我笑着答应了，但路过哑巴师傅的小店时，我停了下来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三十年来，哑巴师傅换了几个店面，但始终没有离开这条街的百米方圆，就像一棵老树，根深扎在这里。这三十年，我历经小学、中考、高考、大学毕业、择业、结婚、生子。先离开来宾，最终又回到这里，在哑巴理发店周边小区安了家。

我们进店时，哑巴师傅正用剃须刀给一位老人修面。店还是那样简单，一面旧镜子，一把木椅子，没有贴瓷砖的水泥地板。而在不远的百米处，亮着粉紫色的霓虹灯，玻璃门上贴着“韩式造型”“设计总监”的字样。他这里，只有推剪划过头发时质朴的沙声。

哑巴师傅笑着望向我们，像在问是不是带孩子剪头发。我点点头，把躲在我身后的孩子往前推。小家伙扭捏着，一脸不情愿，就像当年的我。

哑巴师傅笑了，眼角皱纹像水面漾开的涟漪。他转身推给我那盒玉米糖，让我自己挑，我挑了两颗，递给儿子一颗。儿子见到玉米糖，眼睛一亮，但仍不情愿地坐上那把木椅子。我知

道，他是怪我，没有帮他找到他心中的“发型总监”。

电动推剪响起时，我坐在那张老式的旧木沙发上，看着镜子里，哑巴师傅动作娴熟而温柔地移动着推剪，发出“嗡嗡”的声音。我剥开糖纸，细碎的声响落入耳中，那含在嘴里甜甜的味道在舌尖化开，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。

“我以前也怕剪头发。”我鼓励孩子，“每次哭，他就给我糖。”哑巴师傅从镜子里看我，点点头，似乎仍然记得我就是三十年前的那个爱哭的小姑娘。

孩子剪完头发，站在镜子前左看右看，我夸赞道“帅气了嘛”。不得不说，哑巴师傅的店面不大，但手艺比以前精进不少，理出的发型也不像以前那般古板单一。

轮到儿时，简单修剪了刘海，5分钟搞定。付钱时，我注意到价格表：剪发10元。如果在高档一点的美发沙龙，价格是这里的三倍不止。

“现在年轻人来得少了。”旁边有人说，又指外面，那里新开了一家美发连锁店，落地玻璃，旋转灯柱，几个年轻发型师穿着时髦，正在给顾客做造型。

哑巴师傅始终坚持自己这套活法，像树扎根，像水流淌。人生就在这方镜子里，推剪上，日子生就。

走出店门时，夕阳正给街道镀上一层金色。孩子拉着我的手，问道：“那个爷爷一直在那里剪头发吗？”“是啊，一直在。”“看来不一定是发型总监才剪得好。”

在一切都追求快、新、炫目的时代，有一种好，是慢慢生长出来的。它不用华丽的语言包装，不靠炫目的灯光衬托。它就站在那里，你看见了，就懂了。

街灯次第亮起，照亮我们来时的路。这条路从泥泞变成水泥，这座城也从县城变成市区，而有些东西，始终没有变过。就像那颗玉米糖，三十年过去，一样能哄好一个怕剪头发的孩子。

微观夜读

来宾市融媒体中心 主办  
来宾市作家协会 协办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